# 宋鑑

理宗

二十一之二

共二十

#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一

宋紀 附金元

## 理宗皇帝

初名與莒。賜名貴誠。太祖十世孫。更名昀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決成敗。況中才之主。其能保邦於沒身。亦幸也。然始終崇尚周程朱張義理之學。故得廟號理宗。亦賢矣哉

在位四十　壽六十一

乙酉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元祖二十

潘壬起兵立濟王

年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為皇帝。竑討壬平之。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心不平之。乃聚衆。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陽來。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

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僞為李全牓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

史彌遠殺濟王

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而北。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如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于朝。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

眞德秀言綱常

直舍人院王堅繳還詔命。從之。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

言濟王之寃

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未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邸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

言收人心之事

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善。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

乾淳政事之善

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令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

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藉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言朝廷宜用老成人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榮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録。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元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伐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眞定。○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以師彌嗣秀王。○李全作亂焚楚州。淮

李全作亂焚楚州

東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以撫之。先是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許予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厚餽之。欲以邀全還。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

必往。遂還楚州。上謁。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

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劉慶福還楚為亂。潛約盱眙四軍共反。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已。復告劉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二月乙卯。國晨起視事。忽

李全作亂許國走死

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頰。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丙辰。國縊死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涵忍。以徐暉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暉稷制使。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暉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暉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葬永茂陵○夏四月。皇太后以

多病免聽政○五月。以不愈嗣濮王○
彭義斌敗李全
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先是全使人報義斌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全使。賫牒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聞全敗。引兵往救。又為義斌所敗。義斌以書

遣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驕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

加史彌遠太師

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秋七月彭義斌伐眞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贈張九成太

贈張九成

師崇國公帝以前禮部侍郎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臨安諂事彌遠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

目為鷹犬三凶

凶〇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德秀。德秀屢進讜言。帝皆虛心開納。史彌遠益嚴憚之。於是莫澤等劾德秀所言濟王贈典。為舛論綱常。簡節上語。遂罷〇冬十月金完顏王家奴有罪。金主命論如律。王家奴金內族也。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也。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

元太祖伐夏取靈州

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其如法誅之
○元主伐夏取肅甘州西凉府。十一月。
取靈州。進次于鹽州川。以其不入質子。
而遣兵助西域也○以薛極參知政事。
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爲右
正言○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
罷提舉玉隆萬壽宮眞德秀祠祿。了翁
不爲史彌遠所容。以疾求外。乃出知常
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

貶魏了翁眞德秀

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德秀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遂止鐫兩秩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

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元帶孫取金彰德○元使著古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元不通○武仙復入眞定元史天澤奔藁城

丙戌二年金正大三年○夏主晛元年○元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

贈陸九齡官誥

沈煥官誥。九齡。撫州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九齡幼穎悟端重。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吏部員外郎許忻退居臨川。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當代文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

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

九齡家累世義居

贈沈煥舒璘官謚

學校人材爲念。整襟正臥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男女各供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煥開居。雖病猶不廢書。卷卷以善類凋喪爲

憂。周必大嘗曰。其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于舒州通判。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憲○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

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

象山先生

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于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辯不置焉。其次兄曰九韶。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

梭山先生

元史天澤敗武仙

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絜齋先生 ○元史天澤以藁城董俊之師入眞定。武仙走西山。藁城守將董俊以全軍授天澤。天澤乃與笑乃反擊仙敗之。笑乃歹怒眞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

元圍李全于青州

為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〇三月元圍李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元。元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夏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秋。七月。夏國主德旺以憂卒。弟子南平王睍立。元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衛涇卒○金以楊雲翼為益政殿說書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以劉琸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聞李全為元所圍。稍欲圖之。以琸代徐晞稷○

冬。十月。作寶章閣。藏寧宗御製也〇改湖州爲安吉州以濟王也〇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埰。帥衆降金〇元主耶夏中興府〇元耶金濮州東平府

贈朱熹夏仁

戊戌 三年金正大四年〇夏主睍二年〇元太祖二十二年〇是歲春正月。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

帝讀中庸序不釋手

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以姚翀特中反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三月元耶金德順府。節度使完顏愛申死之○夏五月。李全以

李全降于元

青州降于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元取金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土門死之○元使唐慶如金○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置副使姚珤詔即以忠義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副使改楚州為淮安軍○金以完顏合

元太祖滅夏國

周爲議和使如元○元主滅夏以夏主覲歸。元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閏五月。元主避暑于六盤山。夏主覲力屈。乃降。遂執以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四明陳氏桱曰拓跋自宕項入居銀

夏兄弟子孫相襲至繼遷立國元昊
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居之盡有
夏綏銀宥靈鹽武威張掖酒泉燉煌
等郡之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廣袤
萬里乃分境內為三十二州河南之
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
西之州九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熈
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其
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土堅腴水清洌

元人侵京兆

風氣廣莫。民俗彊梗。故能立國久長。視宋遼金三國之強弱。為向背焉。

秋。七月。元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誅李福于楚州。○八月。盱眙忠義張惠等。執知軍事彭忬。以城降金。金使完顏訛可戍之。○元以李全為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慟哭。力請于元。以求南還。元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元乃授

元人入三關

全行省。得專制山東。遂與元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全殺郭統制及時青而併其衆。朝廷置不問○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十二月元人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

帝命樞臣備禦

棄沔州逃歸元人遂入三關。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崔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命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元主殂于六盤。四太子拖雷監國元太祖凡六子。大太子曰述赤。性卞急而善戰。早卒。二太子曰察合歹。性慎容為衆所畏。三太子曰窩闊台。是為太宗。四太子曰拖雷。是為睿宗。其庶子曰术兒撒歹。曰郭列于

元主臨

元太祖殂于六盤山

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宜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我下兵唐鄧。直擣于汴。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至元二年。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史臣曰** 元太祖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其奇勳偉績甚衆。史之紀載不備。惜

哉

元張柔自滿城徙治保州張柔以滿城地隘。不能容衆。乃移鎮保州。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柔剗荊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年。官府第舍煥然一新。乃大興學校。招徠儒士。遂為燕南一大都會

後改保定路

元史天澤襲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

元人入西和。知州陳寅死之。時元兵薄城。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主事者。即飲藥

陳寅夫妻死節

自殺。寅亦伏劒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戊子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以桂如淵為四川制置使。翟朝宗知揚州。權淮東制置司事○金使完顏麻斤出如元弔喪○二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元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陳和尚為前鋒。陳和

金陳和尚大敗元人

鄭清之簽樞府

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元人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夏。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李全如青州元嚴實敗之。全復還楚州。○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韶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金以完顏訥申爲元國信使。○元伐西域

己丑 二年 金正大六年○元太宗元年 春二月金以丞相完顏賽不行尚書省事于關中○三月金以完顏陳和尚爲謀克忠孝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驁狠難制唯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居街曲間不聞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謀克猶中華之百夫長也

元 太宗諱窩闊台。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六。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耶律楚材。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約宋共滅金。國勢愈昌焉

秋八月元主窩闊台即位于庫鐵烏阿剌里。先是耶律楚材以遺詔請立三太子。乃召諸王畢會。擇以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時四太子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二十二日。楚材言于監國。此社稷

元太宗即位

始制朝儀

之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遂與諸王奉三太子即位。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儀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尊長之有拜禮自此始。諸國之來朝者。多以冒禁當誅。楚材言於元主曰。陛下新即位。願無污白道子。元主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

元始定算賦

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絶之庫鐵烏阿里和林東在○冬。十月元圍慶陽。十二月。金移剌蒲阿救之○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元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元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扎剌為萬戶分守中原。時元主欲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一日會朝。親以杖麾三人居右。以為萬戶。其居左者悉為千戶。於是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

元立十路課稅所

五路皆隸于天澤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元太宗二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金]移剌蒲阿及[元]多胡魯虎戰于太原敗之慶陽圍解○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范葵皆趙方子）○[元]立十路課稅所初[元]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

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燕京路陳時可宣平路劉中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

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元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楚材又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使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弟斡真使奏楚材專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楚材於死地。事連諸大臣。鎮海粘合重山懼。讓楚材曰。何

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元主察斡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不為人所訴。元主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咸得不倨傲無禮。卯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為晚也。遂止○汀邵寇晏頭陀等犯建寧府。劉純陳韡討平之時晏頭陀嘯聚汀邵境上。殘破寧化。清流將樂

諸邑。陷南劒。犯建寧。純等。擊破潭飛磜。諭降連城七十二砦。賊潰。頭陀降。誅之。

○夏五月。冦犯邵武。監軍劉純擊敗。死之。邵冦悉平。邵人立廟以祠之。純之十二世祖劉翔。京兆人。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家馬。兄弟三人。長曰翔。次曰翔。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末曰翊。仕至將作監簿。翊居官廉明。爲政慈惠。或收冦。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心仁。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頠收峒冦有功。諡忠簡。孫純收邵冦。賜廟封忠烈。從孫韐。諡忠顯。韐子子羽。諡忠定。子羽子珙。諡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六月。以李全爲彰化

保康軍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乃罷知揚州翟朝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則留其舶工。以一教十。又募南匠大治舡艚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習海道以覘臨安。然以山東經理

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可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因以貿易貨物以輸元。又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據鹽場。及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人懇全退師。全不許。以狀白于朝

李全拒命

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憲軍民驚。未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遂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憲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秋八月元史天澤襲武仙于汲。仙敗走。○金移剌蒲阿敗元赤老溫于潞州。○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

范知揚州。使圖李全。〔元〕主次于陜西。先是元小使斡骨欒至陜西講和〔金〕行省移剌蒲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不遣。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斡骨欒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来。語甚不遜。斡骨欒見元主于應州白之。元主大怒。即與太弟拖雷親帥大衆入陜西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〇

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參知政事。移剌蒲阿行省事于闕鄉。以備潼關（闕。武分反。）（在弘農湖縣）○以袁韶為浙西制置使○十二月。李全反（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敗之○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右丞相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改贈朱熹徽國公○立貴妃謝氏為皇后（立謝氏為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帝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

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辛卯 四年 金正大八年 元太宗三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十。○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

全走死新塘。辛卯。全浚圍城壍。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乙未。諸將分門出擊。全戰少却。范陳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佚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

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遣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全資糧遂絕。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令左右抱其膺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

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

李全走西塘死

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寧淮軍慶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音關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其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用安不從欲

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〇元圍金

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屢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

復顧鳳翔矣○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二。衆乃帖然。孟珙分軍駐棗陽

孟珙又築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遣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家自蓄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夏四月。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

○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

安撫副使趙葵淮東提點刑獄賞誅李全之功也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甚至故能成功○金完顏陳和尚敗元速不臺于倒回谷○元取金鳳翔完顏合達移剌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五月趙范討李全餘黨于淮安大敗之全妻楊妙眞奔金淮安平時范葵復帥騎步十萬攻鹽城

趙范平淮安

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遂破五城。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與賊戰。又大破之。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黎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絶淮而去。餘黨降楊氏歸山東。又數年而病死。○金使完顏合達移剌蒲阿戍澈河口八里莊。民叛。逐守將

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為鎮淮府○元主使太弟拖雷侵金陝西。速不罕来假道淮東以趨河南○秋。七月。葛洪罷○汚州統制張宣誘殺元行人速不罕于青野原元太弟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月元太弟拖雷入武休。及興元府。遂侵仙人關。太弟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径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

張宣殺元行人

元侵仙人關

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砦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元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元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元主笑曰卿不離朕

元楚材為中書令

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比者否。楚材對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元主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凡有奏稟。先白中書。楚材請令土居蒙古。回回。河西。及山後河南民。一體應輸賦役。從之。○九月。太廟火。丙戌。臨安城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

臨安太廟火

元侵蜀口諸郡

搆。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元主侵金河中府。完顏慶山奴棄京兆而還○冬。十月。元人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以李𡌥爲四川

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吶為副使。知興元府○金右丞相完顏賽不致仕。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其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上章致仕○元撒里塔伐高麗。以其殺著古也○十一月元太弟拖雷入饒風關。十二月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帥師出屯順陽。時元拖雷攻饒風。守

金群臣不能備禦

將適元兵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曰事已至此柰何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

元主取金河中府

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士今軍士無慮二十餘萬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金完顏合達使劉天山至襄陽乞師及粟制置使陳晹不許天山乃還○元主取金河中府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時河中圍急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

截故城之半以守。元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閬（武分反）鄉。金主怒其不能死節。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人每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人嘗誤呼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元太弟拖雷渡漢。分師趨金汴京。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帥師還鄧州。元人追之。

獲其輜重○新作太廟

壬辰 五年 金開興元年四月改天興春。元年○元太宗四年 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元主自河清白坡渡河。遂次于鄭州。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聞元兵趨汴。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自固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

元太宗攻汴京

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戊子元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太弟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元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百人而已甲午元主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朝臣有言朮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若元兵得外城則糧盡援絶走一人不

出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備守禦（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帥師自鄧州還及（元）太弟拖雷戰于三峰（金）師大潰蒲阿棄師而逃合達走入鈞州（元）獲之皆死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時（元）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元）人以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

元太弟戰金人于三峰

而我不戰是弱也乃伏騎五千於鄧州道元兵前後被擁遂南避金師至鈞州沙河元兵不戰而退金師方盤營元兵復來襲金師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一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元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陳和尚擁元人山上之師元兵少

郤金師遂進次于三峰山。金將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元兵二三十萬陣于三峰之東。厚二十餘里。二將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萬騎乘上而下。以擁元師元師郤。須臾白霧蔽空。人不相覩。又雪田泥淖深沒人脛。軍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元軍與河北軍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

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師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色皎然。金師無一人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容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浦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元主在鄭州。聞太弟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師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墜

其城外。合達欲走門不得出。匿空室中。城破。元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元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嘆血而呼。至死不

金浦阿死

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湩（親勇反乳汁也）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元兵追躡擒之。擁至官山。太弟召見。欲降之。往復譬喻萬端。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合達蒲阿既敗。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矣。元人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金許州軍校殺節

度使古里甲石倫。以城降于元○二月金閬鄉行省徒單兀典。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棄潼關帥師東還。至鐵嶺元人追及皆殺之金師大潰○帝謂太廟帝謂太廟時初成也○元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元圍歸德。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元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

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爲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元圍金洛陽。中京留守完顏撒合輦赴水死之。遂使強伸代守。元師退元人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丙戌夜。城東北角破。遂投壕水而死。已而元兵退。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既而守貞援汴。河南人推強伸爲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弱者半之。甫三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亦身而戰。以戰士數百。往來救應。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爲

元太宗及太弟還北

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元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元主及太弟拖雷。自鄭州北還。次于官山。命速不臺總師經略中原 ○金命尚書左丞李蹊奉曹王訛可為質于元以請平。夏四月元速不臺退師河洛 金大赦。改元天興 元主之將北還避暑也。遣使至汴。諭金主降。使者至。立出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 金主起立受

之以付有司其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剌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又數十人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李蹊送于元未行遠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三月癸卯元立攻具汹濠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閧

元諭金降

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金主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汚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於地上。敕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

金主慰勞軍士

十輩進曰北兵芻土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達旦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金主馬言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北兵退矣衛士欲擊之金主止

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行元兵悉力進攻。甲辰金主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曰。臣等皆太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主敕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金主親為傅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元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平。龍德官造砲

金主親傅被創者

石。取宋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磑吾回反。又五對反。磨也）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

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遂謂不可近。元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燔。不可撲救。元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時諸將請乘夜斫營。比出已為元兵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元人所覺。特有火砲名震

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元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元人惟畏此物。元人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

金主以元師退肆赦

萬計。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四月丁巳。金主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元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師。參政赤盞合喜。以已守城有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止。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

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

金命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白撒恇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

金汴京大疫

率毀其別墅而後已○五月金汗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凡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六月金徐州軍亂元山東行省國安用入據之（先是李全之敗。國安用從全妻楊妙眞走山東。遂降于元。元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金李璮還自元○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金飛虎卒申福等殺元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絶○元國安用降金。金封爲兗

金殺元行人

王。行京東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金鄧州行省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
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會師自汝州救
汴。金主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師應之。
次于中牟。八月。思烈等遇元人于京水。
遂潰。合喜棄師走還○高麗盡殺元所
署達魯花赤。帥衆入于海島元遣撒里
塔伐之。卒于師○金括粟民間○冬。十
月金納合買住。以盱眙来歸。詔改為招

元太弟辛于師

信軍○元太弟拖雷卒于師後謚曰。睿宗皇帝。娶克烈王可汗之弟。阿鉗部女。曰唆魯忽帖尼。生六子。長諱蒙哥。是為憲宗皇帝。次曰。术兒哥。三曰忽必烈。是為世祖皇帝。五旭烈。六阿里不哥○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十一月金完顏用安襲王德全于徐州。不克○金河解元帥趙偉襲殺陝州行省阿不罕奴十剌。以城降于元○十二月。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楊氏崩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元使王檝来京湖議同伐金詔

元人来議同伐金

史嵩之遣使許之。時元再遣使来議夾攻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復書略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寧宗遣使臣荀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来通好。不

金主棄汴如河北

勝願幸。謹遣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〇金主棄汴如河北。次于黃陵岡。元速不臺復圍汴。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宜沿西山入鄧者。或言設欲入鄧。元速不臺今在汝州。不如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遣近侍即右司郎中白華家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

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速不臺斷不可往以今日事勢計之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

金白華諫守汴不聽

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效死。金主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裹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木甲哈住。西

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孛术魯買奴等留守丁亥金主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閧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京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庚子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而出辛丑金主出城父老

金主次黃陵岡

百官奉辭于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乙巳。次黃陵岡。白撒擊㊀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㊁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因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此行萬一

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也。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元人復圍汴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以黃伯固為四川制置

使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一

#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二

宋紀 附金元

## 理宗皇帝

癸巳 六年 金天興二年 元太宗五年 ○春正月詔抑貪競○金主濟河次于蒲城使完顏白撒伐衛州還及元人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諸軍大潰白撒伏誅先是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丙午朔糧

金主濟河次蒲城

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三百。即日金主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元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澠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元人聞之。自河南渡。白撒遂退師元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遁。元帥劉

金師及元人戰敗績

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戊午。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元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卒言于金主曰。今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聖主幸歸德。已未夜。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登舟。潛渡河走歸德。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大潰。辛酉。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往汴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

金主誅白撒

撒罪殺之○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封府完顏習悝阿不。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而幽之。崔立自為都元帥鄭王。以城降于元。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一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諸皮器物。皆煮充饑。及木甲塔失不至汴。迎

金帥崔立作亂以汴城降元

兩宮人情益不安元帥崔立性淫姣因民之恟恟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完顏奴申習捏阿不不知也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戊辰崔立與其黨遂殺習捏阿不及奴申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乃遣其黨

金官屬死節

韓鐸。以太后命往召衛紹王從恪為梁王監國。即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倘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是日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驤。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並死之。遂送款詣速不臺軍。癸酉。

速不臺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崔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以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珎玩充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

王若虛卻功德碑

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後世者

乎。奕雖殘雲。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〇元蒙古忒木解圍金亳州。〇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李蹊。參政赤盞女魯歡。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初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

金蒲察官奴作亂

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乃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益不悅。乃私與國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

奴乘其隙率衆攻用殺之因大殺朝官李璲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夏四月奚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及后妃族戚歸之于元速不臺殺從恪守純等以后妃北還先是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崔立

金崔立執其二王降元

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荊王。梁王。及諸妃嬪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宋徽欽之時焉。速不臺入汴城。崔立在城

外兵先入其家取婢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元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元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元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

元楚材諫屠城

孟珙敗金人復鄧州

也。元主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剌瑗以鄧州降。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

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長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五月金蒲察官奴

襲敗元忒木解于王家寺。亳州圍解（解。得）改反○金官奴幽其主于照碧堂。六月。官奴伏誅。時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終日獨處。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遂殺之○元取金洛陽中京。

元取金洛陽強伸死節

留守強伸死之○金主如蔡州而留元帥守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

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學术魯小婁室簽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忠亮誠慎。事無巨細。率親為

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
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瞰陽幸即
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
為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
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元兵去
蔡差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
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游息之所
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
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

金忽斜虎縛治甲兵

詣蔡。得精銳萬餘。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為可守矣。忠孝軍提控李仲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仲德堂下杖之六十。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雖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跅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跅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

孟珙敗金人

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板橋石穴皆降。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牓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絶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

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几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稱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

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〇八月。師會元人伐金取唐州元將傒盞使王楫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〇師次于息州之南金以其參知政事

取唐州

金人来乞糧

抹撚兀典簽樞密院。学术魯中婁室行省院事于息州。時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兀典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将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横江淮間。有餘力矣。〇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〇金使完顔阿虎帶来乞糧。不

許。阿虎帶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来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

孟珙帥師會元人圍金蔡州

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〇元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〇元詔修孔子廟及渾天儀〇元那顏倴盞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海孟珙帥師會之先是庚戌以重九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

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為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

元兵奔潰。辛亥元那顏倂盛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元人不復薄城。分築長圍圍之城中飢。人相食金主命縱飢民老穉羸弱者出城就食。且給飢民船。聽採城壕菱芡水草以食之猶不能給元人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史嵩之又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元人之約。倂盛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漣

覩勇反 乳汁也 飲之元人既得宋助。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

金忽斜虎備禦

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元人及宋師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軍。丁寧勉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

歸路擒偏裨八十有七人。得降人言蔡
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
突圍。珙與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金
更造天興寶會○金徐州降于元丞相
行省事完顏賽不死之○以史彌遠為
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以鄭清之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
陳貴誼參知政事○以史彌遠為保寧
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

王奉朝請。彌遠尋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十一月。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故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

帝始親政

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實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曾從龍宣繪免○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免。二人黨史彌遠以斥群賢。侵欲無厭。言者論之。故免○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入對。帝問以金事。葵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恥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剛德為制置使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又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以洪咨夔王

以洪咨夔爲御史

遂爲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爲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眞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

孟珙及元人攻蔡州

鄭損陳晹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湘蜀漢人心罪狀顯著遂皆落職○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師及元人攻金蔡城乙亥元那顏倂盞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丙子黎明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

来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女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援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七人。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灌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

元人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已卯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以計說止之。辛巳金總帥孛术魯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柬薪沃油其上。將燒兩軍砦及砲具。元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已丑元人及宋師合兵攻西城克之。因墮

金主恨為亡國之君

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砦浚壕為備。及西城墮。元人宋師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係獻。或辱於階庭。閉

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庚寅金主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午金主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栅遇敵兵戰而還。乙未。殺廐馬五十匹。及民間馬百五十匹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

甲午 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元太宗六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

金主傳位于子承麟

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顏忽斗虎死之金主承麟死于兵。江海獲金參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先是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祗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金主集百官。傳位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

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絶此朕志也承麟乃起受璽已酉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

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及那顏倂盞之師以入金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之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

金主及忽斜虎死之

是參政孛术魯婁室。元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之。即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諡之哀何如。衆從之。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珙與倚

金主承麟死于兵 金亡

盞分金主骨。及謚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是日金主承麟亦為亂兵所殺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平章白撒之弟也於是金亡

史臣贊曰金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室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

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徽宗志存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度棄厥本根外狃餘威連兵宋夏內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右金

十主一百
一十八年

宋師及元人各還師

以不壇為嗣濮王○追封榮王希瓘三世祖考為國公○及元人以陳蔡為疆各引師歸陳蔡東南為宋以西北為元元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金撚抹斗典以息州来歸元人追殺之取其城○二月以趙彦

吶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元府○元人入金徐州。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賈似道為籍田令（似道。賈涉之子。而貴妃之弟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廕補嘉興司倉。以貴妃。故有是命）○詔太常主簿朱揚祖。詣洛陽省謁八陵○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于臨安。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

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已下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眞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

賜黃幹等誥

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賜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瞿胡夢昱等

謚。錄用其子。以其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元以嚴實為東平路行軍萬戶。元之有山東。實之功為多。初實所統。有金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至是畫境。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兗濟單四州。實統地既廣。為東方牧伯之長。時所在殘毀。實披荊棘。扞豺狼。弊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置之衽席之上。勸耕稼。豐委積。辟用賢良。汰逐貪墨。所統治安東平。遂為樂土。四方之民爭赴之。實為之合散匕。業單貧舉喪葬。助昏嫁。莫不感其惠焉。招徠名士。置諸幕府。後多為賢公卿。○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

性之。陳德剛簽書樞密院事○詔復巴陵縣公竑官爵賜竑妻吳氏號慧淨法空大師○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

趙范請復三京

杜杲喬行簡諫北伐

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尒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

金故將誅崔立

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立諭民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殺之。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恣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趙葵遣

徐敏子帥師入洛陽元人還師南下。時金子才次于汴。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元人聞宋來爭河南。還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音殿。淺水也。又陂淀泊屬）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時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

趙葵遣徐敏子入洛陽

空城。無兵食可因。子才難之。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庚辰。徐敏子啓行。乙酉。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元】人聞迪来。乃伏軍士于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

史嵩之免

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〇八月。朱揚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〇以趙范爲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爲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爲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〇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掎角以復三京。嵩之力

元人至洛師還

陳非計。故奉祠。〇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元人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至城

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復敗。詔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請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九月。以趙范為京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詔

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簽書樞密院事陳德剛卒。帝深惜之○召眞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

眞德秀上大學衍義

祈天永命二事

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説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卽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旣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

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贓吏而贓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刻。停逋閣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

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

受責矣。競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紐於舊習。帝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陛下

魏了翁入對言事剴切

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嬪御便嬖恥怜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爲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歟當事變遝来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

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囑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

儒生與戚官不兩立

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言服則有之矣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冬十月陳貴誼卒○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音巢北

元人責渝盟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鎮北軍。○十二月元人使王檝来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以鄒伸之為元報謝使。

乙未 二年 元太宗七年 春正月。以眞德秀知貢舉。○以程芾為元通好使。○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

詔孟珙措置邊防

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来歸者日以千數。〇二月元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元以為會同之所。）作萬安宮。〇三月。以眞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〇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眞德秀卒。德秀拜參

元作萬安宮

眞德秀卒

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是職踰旬而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頃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

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樞密院事○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初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

召崔與之不至

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

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〇元主命闊端

元太子侵蜀漢

太子侵蜀漢貴由太子伐西域唐古火魯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名西征一名南征中州戶十戶一名南征一名伐

高麗〇秋七月元人侵唐州知隨州全子才知棗陽軍劉子澄棄師走趙范帥師敗元人于上閘而還閘古益反〇冬十月

金汪世顯降元

金華昌總帥汪世顯降于元太子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

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太子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太子資其糧械以入蜀。〇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

元太子入汚州高稼死之

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曾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太子闊端入汚州知州事高稼死之初稼在汚葺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自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汚

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觧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汚。汚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如悅反）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汚。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

曹友聞敗元人

以助之。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汚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元人圍青野原。曹友聞救郤之。時趙彥呐聞高稼死。汚州破。乃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原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

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丙申　三年　元太宗八年　春正月詔勸農桑○元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二月元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郤之○元初行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定為額○召魏了翁還以為祭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而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以陳韡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韡音偉華美也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于元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

襄陽作亂降元

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元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倉者

魏了翁罷

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元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夏四月。魏了翁罷乞歸田里○詔悔開邊。時師屢為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其略曰。自江閩之群盜弗靖。暨淮楚之逆雛為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雖

詔悔開邊

金之寖滅而元人之與隣不利西南蓋嘗躪音吝蹂也階成而擾興污其在辛卯遽已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失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虐焰之所經視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

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為之騷然有足閔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〇元人取襄陽府。隨郢州荊門軍。〇元命忽覩虎括漢

元人取襄陽及德安

民戶數先是元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始隸州縣

○五月。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討失襄陽之罪○元人取襄陽軍德安府。初。元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闊端

太子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及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大將忒沒歹。欲坑士人。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焉。○

元以中原民戶。分隸宗戚六月。忽覩虎以所括戶一

百四萬土于太宗。太宗命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耶律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設官吏。必自朝命。本投下止設達魯花赤。歲賦以七分為率。五分入府藏。二分為湯沐之資。非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或可耳。從之。於是皇后。太子。公主。駙馬。貴戚。皆有分地矣。○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

鄭清之喬行簡免。○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元太子闊端遂入蜀。次于成都。先是友聞帥

曹友聞禦元人敗績

師扼仙人關。諜報元太子闊端。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元人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吶（如悅反）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

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兵果至。萬出逆戰。元八都魯擁萬騎。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統制楊大全。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總管夏用。趙興。帥本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總管呂嗣德。陳庚。帥本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

曾友聞兄弟死之

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元兵益增。以鐵騎四面圍

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冬。十月。元太子闊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蛻趙汝鄢死之

元太子入成都

蛻。音稅。又吐外反

○立陳日奎為安南國王。○

元侵江陵孟珙敗之

十一月。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元口温不花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援之。○元太子曲出帥張柔侵郢州。拔之。○元忒没反侵江陵。孟珙帥師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來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

歸○元人侵眞州知州丘岳敗之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薄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覆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敗遂引去○元始定戶口田畝鹽商賦稅之法元既括戶數耶律楚材乃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稅五升商稅三十

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来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元命括牝馬于中原。未行而罷。時近臣有請刷漢地牝馬者。元主從之。耶律楚材諫曰。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止。又侍臣脫歡奏選室女。楚材諫止之。元主怒。楚材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

尚在燕京。足備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耳。元主乃止

復成都府

○復成都府○元立編修所于燕京。立經籍所于平陽。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從耶律楚材之請也○詔改明年紀元為嘉熙

元立編修經籍

#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二